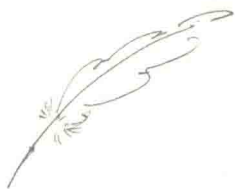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 朗佩特 Laurence Lampert ● 著

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

The Enduring Importance of Leo Strauss

刘研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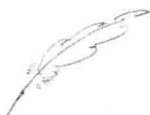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

The Enduring Importance of Leo Strauss

[美] 朗佩特 Laurence Lampert | 著

刘研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美)朗佩特(Laurence Lampert)著;
刘研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5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The Enduring Importance of Leo Strauss

ISBN 978-7-5080-9653-7

I. ①施… II. ①朗… ②刘… III. ①施特劳斯 (Strauss, Leo
1899-1973)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7466 号

The Enduring Importance of Leo Strauss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2013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4255号

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

作 者 [美]朗佩特

译 者 刘 研

责任编辑 陈希米 李安琴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42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古典教育基金·“传德”资助项目

“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Hessen地区Kirchhain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30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11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20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身前却从未在学界获得什么显赫声名。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

2 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

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

“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础与起源》《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 年

我所做的观察,至少终究会迫使历史学家们放弃安逸地宣称自己知道伟大思想家们的所思所想,转而承认过去的思想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奥妙得多,并且开始思量,是否历史真相也像哲学真相那样难以接近。

——施特劳斯,《论一种被遗忘的写作》(1954)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部分 施特劳斯复原显白风格	5
第一章 揭示显白风格:致克莱因的书信	7
第二章 接纳显白风格:《〈库萨里〉中的理性之法》	39
第二部分 苏格拉底式启蒙	87
第三章 特别的苏格拉底式哲思:色诺芬的女学	89
第四章 苏格拉底,真的真男人:色诺芬的男学	127
第五章 柏拉图式政治哲学:“辅佐诗”	148
第六章 将哲学史回溯到荷马:伯纳德特眼中的《奥德赛》	180
第三部分 现代启蒙	217
第七章 代表正统抨击启蒙:《哲学与律法》导论	219
第八章 代表苏格拉底抨击启蒙:《什么是政治哲学?》	263
第九章 推进启蒙:施特劳斯复原尼采的神学政治规划	312
尾 声 施特劳斯的告别	361
施特劳斯主要作品译名表	366
参考文献	368
索 引	375

导 论

[1]这本书的目的是,辨识施特劳斯工作中持久重要的东西,使它与可能使它受到亏损的政治活动分离开来。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在于一项丰碑式的成就:他重新发现了现代启蒙之前所有哲人践行的写作艺术;他推动产生的新哲学史,能够复原我们传统中那些伟大思想家和诗人的真正教导。

可能使施特劳斯的伟大成就受到亏损的政治活动,很大程度上在于施特劳斯本人推崇古代或古典政治哲学,贬低现代政治哲学的实践。那一实践或政治学使他在修辞上赞扬古代人、责备现代人,从而误传了每一方真正的伟大,而这种伟大变得可知,是靠施特劳斯指出古代人和现代人共享的那种写作艺术的美妙缤纷。古代和现代一流思想家的共享之处,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他们的分歧:两者都理解并践行哲学与诗的差异,即通过用政治哲学来补充哲学,使理解与行动相结合。用施特劳斯的学说,古代和现代的思想家都看到,必须发展“神学政治规划”来服务于真正的理解。施特劳斯复原了那一共享的伟大,并让我们有幸得见之;靠着他的帮助,可以看到,从古代的苏格拉底到现代的尼采,政治哲学真正和持久的伟大赢得了同样的回应:人们感谢它教导了最重要的东西,即关于事物的理性观点。

较小程度上,使施特劳斯持久重要之处涉险的是他所创建的学派的政治。尼采对那种学派给过恰当的提醒:“忠告保守主义者……无

人有幸[2]当螃蟹。”^①理解哲学的写作艺术从苏格拉底,不,从荷马到尼采的异曲同工,将使我们看到哲学的真正过去并非使哲学成了返回过去的工具,而是使哲学成了如尼采所说的那样凭着知情并怀着感恩向前推进的工具:“我们是极北族人。我们知道路,我们已经发现整个数千年迷宫的出口”。^②这个出口要经过对这种写作艺术的理解。

施特劳斯在现代启蒙的长远后果中,或者如他所认为的,在现代启蒙的衰落危机中,重新发现了这种写作艺术。并且他开始实践他所重新发现的这种写作艺术的他自己的形式,该形式在教导这种写作艺术的精妙方面极具启发,即使对于那些未被说服的读者,这种艺术在老的方式中、出于老的理由,也仍然必要。施特劳斯谈及由这种艺术产生的写作:“严格地说,所有(这种)写作都不得不显白”(《迫害》,35)。我遵循施特劳斯在这本书中的用法:掩盖同时又传达哲人们的隐微思考,这种技巧所产生的文本是显白作品。因而施特劳斯说,

一本显白的书包含两种教导:具有训导性质的通俗教导处在前台;涉及最重要主题的哲学教导只在字里行间暗示。(《迫害》,36)

我的书颂扬施特劳斯对显白风格的复原,部分是通过选出并注释性地研究一些他对哲学丰碑之作的无与伦比的评注,部分是通过注释性地批评他对现代哲学的显白教导。

施特劳斯是那些显白作品的显白向导,但我觉得完全可以曝露施特劳斯写作的修辞,因为我的视角并非源自施特劳斯,而是源自尼采。

① 《偶像的黄昏》,“不合时宜者的挑衅”,格言43。[译按]这句意为,没有人可以不前进。德文 Streifzuge Unzeitgemassen(英译 Skirmishes of an Untimely Man)常被译成“不合时宜者的漫游”,但从 Streifzuge 和 Skirmishes 的本意,以及尼采所写的内容——到处得罪人——来看,译成“挑衅”更合适。

② 《敌基督》,格言1。

施特劳斯的发现可以导致一个意外结论：对古典作品的真正理解推进了宽泛理解的现代启蒙，即尼采着力推进的启蒙。我们过去伟大思想家们的显白作品中所保存的隐微真相，可以作为支持启蒙的数千年之久的论辩。真相的连续性，一再达成的对世界和人更真实看法的连续性，证实在哲学所认识的理性限度内，哲学可能是对世界和人的真实理解。尼采——是尼采！——谈到科学通过其把握事物的力量，即在人类法律和观念的不断流变下抓住它们的根基，而带来的“深沉和根本的幸福”——[3]并且尼采此处正在谈论上溯到伊壁鸠鲁（Epicurus）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关于自然和人之自然的科学。^①宽泛理解的现代启蒙——其重要源头是培根（Bacon）和笛卡尔（Descartes），植根于他们大力宣讲的新自然科学，并指向免于宗教统治，而由理性及其仆从宗教所统治的新社会秩序——已经有了卓越成就：一种公共的科学向整个世界展示关于宇宙和人类的可信知识，一种技术改善了人类状况，一种政治秩序导致了团结在一面现代旗帜下的联合人类的越来越普泛的各种组织。这些卓越成就使现代启蒙不可逆转，因为唯有它的推进值得向往，而它的推进预设它的道德根基发生根本改变，这被尼采视为他的工作之一。施特劳斯对尼采的复原表明，尼采重复了伟大的思想家们和行动家们在我们数千年传统中体现的东西：在一个三步骤的奥德赛之旅中，理解自然这一原动力旋即要求去理解“当前的精神处境”，^②进而要求采取行动以便通过神学政治规划来推进理解。施特劳斯对显白风格的复原，殊难用来复辟前启蒙的做法或信念，却可用来推进尼采所倡导的获知；对显白风格的复原可以帮助推进一个伟大的现代实验，志在将社会秩序基于对事物真实看法的“真相实验”，^③为此尼

① 《快乐的科学》，格言 46——他的论断紧跟着格言 45。

② 施特劳斯写于 1932 年的一篇未刊手稿的题目（GS, 2. 441 - 456）。

③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volume 11, notebook 25, entry 305; 此后提到这一版本将采用缩写，例如：KSA, 11. 25 [305], 1884 年春。

采发现了适合的诗。



我这本书所展开的结构中,并存着两个年代表,一个关于施特劳斯作为思想家的发展,一个关于施特劳斯的工作所持续反映的哲学史。第一部分,“施特劳斯复原显白风格”,始于施特劳斯生涯中的决定性时刻,即他复原显白风格,然后谈此事对施特劳斯的作用,即他决定实践他自己版本的显白风格。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断了施特劳斯自身发展的年代表,以便遵循[4]哲学史的年代表,并先后探讨施特劳斯工作的两个焦点,古代人和现代人。第二部分,“苏格拉底式启蒙”,探讨色诺芬(Xenophon)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结尾一章探讨这一切如何因荷马而开启。第三部分,“现代启蒙”,回到了施特劳斯工作的年代表,从他跨越将近四十年的思考中选出三篇关键文章,用来追踪他对现代启蒙的回应。随着施特劳斯深入考量对现代启蒙的必要回应,一个人物,尼采,上升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这本以施特劳斯对哲学史的理解为主题的,跟我所有的书一样,旨在为尼采使之可能的哲学史尽一份力。

第一部分

施特劳斯复原显白风格

[5]我们很幸运,施特劳斯对他重新发现显白风格这件大事留有记录。在致他朋友克莱因(Jacob Klein)的书信中,他列出了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他重新发现显白风格的主要项目。这些书信是那么新鲜、兴奋、凝练,又带着对未来的焦虑:究竟他该如何向外界讲述这些发现呢?在这一复原事件数年之后,施特劳斯以一篇文章表明了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将仿效他有幸复原的那些伟大先师,也成为一名显白作家。第一部分的两章先考察施特劳斯致克莱因的书信,然后考察他复原哲人显白风格的首个重要注疏作品,该作品也给出了他实践自己版本的显白风格的理由。

第一章

揭示显白风格:致克莱因的书信

[7]施特劳斯于1937年12月前往美国谋求教职的时候,他的哲学史研究已经非常深入。17年前他就以一篇论雅可比(Friedrich Jacobi)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在1925-1928年间写了一本论斯宾诺莎的书,其中含有对西方哲学中无神论历史的论述。他还曾经编撰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全集,这需要熟知有雅可比、莱辛(Lessing)、康德(Kant)、莱布尼茨(Leibniz)等人参与的德国启蒙运动的争论。1930年代,他钻研犹太和伊斯兰的中世纪哲学,于1935年出版了一本论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及其伊斯兰前辈的书。他还深入研究霍布斯(Hobbes),写了两本书,其中一本他译成英文,于1936年出版。这三本出版的书,这些关于迈蒙尼德和霍布斯的书,都把柏拉图当作参照标准,都给古典哲学留有重要位置。在这一哲学史工作中,施特劳斯经常遇到显白写作的事实和表达,写完《哲学与律法》之后,他对此有了更多了解,尤其是显白写作在迈蒙尼德和伊斯兰哲人那里的体现。^①但是在这位已经有所建树的39岁学者的生命中,1938年1月是个转折点,因为直到此时,施特劳斯才彻彻底底复原显白风格,并在将近两年的私人书信里,[8]直言不讳、毫无掩藏地讲述给他的挚友,即跟他有

^① 施特劳斯作为青年思想家的思想发展,参看迈尔,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sechs Bänden*, 2. ix - xxxiii; Janssens, *Between Athens and Jerusalem*; Zank, *Leo Strauss: The Early Writings*, Zank 翻译了许多重要篇章,并且提供了详实有益的解说。

着相同知识关切的克莱因。^①

施特劳斯致克莱因谈论复原显白风格的书信,值得让世人周知。这些书信酣畅淋漓,没错,一连串了悟的欢欣遍布难得安身的22个月。用迈尔(Heinrich Meier)的比喻来说,这些书信包含着“一系列哲学的超新星爆发”。^②如今这些书信可以指引施特劳斯的读者再度研究他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提到的哲学史人物。总的来看,与施特劳斯所写的其他任何东西相比,这些书信都更能无可争议地证明他作为读者的卓越,以及他自己的显白写作实践:这些书信表明他所学到的东西,而后来的作品表明他选择如何来呈现这些东西。

1920年,都刚满20岁的施特劳斯和克莱因在马堡大学相遇并成为朋友。1925年,施特劳斯作为研究人员受雇于犹太学研究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之后,他们在柏林继续友情。1932年,施特劳斯离开德国,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施特劳斯关于显白风格的书信始于他1938年1月20日发自纽约的一封信。他于1937年晚些时候只身离开英格兰的剑桥,到美国寻找机会,以便安顿一位将近40岁的德国犹太学者,他出版了许多书和文章,却从未在一所大学获得教职。旅途劳顿,并且为他自己和为克莱因谋求全职工作也毫无头绪之际,施特劳斯却述说:“迈蒙尼德越来越令人兴奋。”施特劳斯于1922年研究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时追溯到了迈蒙尼德,至少从那时开始,迈蒙尼德就是施特劳斯的一个研究主题,但如今,一个不同的迈蒙尼德在他面前显现。施特劳斯在他第一本书里说迈蒙尼德是“虔信的犹太人”(《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185),但如今他说,

① GS, 3. 544 - 587。相关书信由德文写成,夹杂一些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英文。施特劳斯获知显白风格之前的长期历史,使他信中所记重要发现得以可能的历史,可见于 Janssens, *Between Athens and Jerusalem*, 尤其是页 123 - 133; 还可参看后面的注释 7。

② 迈尔, GS, 3. xxxiii。

他是真正自由的人……对他来说，关键问题不是创世或世界永恒（他认可世界永恒）；而是理想的立法者是否必须是个先知。

关键问题成了政治的，因为世界永恒的本体论问题已经解决，而理想立法者是个先知的必要性，“他——否定了，正如在他之前的法拉比（Al-Farabi）[9]和与他同时的阿威罗伊（Averroes）所做的”。接着施特劳斯就这里的难处发了点牢骚：“这一点非常难以证明，因为他以注疏的形式讨论这些问题。”后来他自己的写作艺术也将把这种难处交给他的读者。

施特劳斯的下一封信（2月7日）简短讲述他为争取克莱因（和他本人）在社会研究新校的职位而做的努力，结尾是“现在我必须研究迈蒙尼德”。一周多之后（2月16日）他讲述结果：

我的迈蒙尼德研究大有进展——我指的是对《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的理解——但一行也没有写。

讲述开头的小玩笑显出他的得意洋洋：他提到目录学家搜求无果的一本书，《论三个冒名顶替者》，一本据说关于三个奠基性冒名顶替者——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的书。此书曾被归于多位作者，但施特劳斯说它未被发现，“只因即使它就在人们手上，却仍被寻找：它就是《迷途指津》（或者也可以是阿威罗伊和法拉比的著作）”。随后是他的发现：

你无法想象，迈蒙尼德以多么极致的细腻和嘲讽对待“宗教”……人们误解迈蒙尼德，只是因为人们没有考虑到他可能是个“阿威罗伊派”：考虑到这一点，所有难题在原则上都可解决。

在陈述他的实际发现之前，施特劳斯看到了这一发现的后果：

如果我在若干年内引爆这枚炸弹（假如我活得够长），将会激起一场大战。